

隋天台智者大師別傳

勸十

門人灌頂撰

大師諱智顛字德安俗姓陳氏潁川人也高宗茂績盛傳於譜史矣暨晉世遷都家隨南出寓居江漢因止荊州之華容縣父起祖學通經傳談吐絕倫而武策運籌偏多勇決梁湘東王蕭繹之荊州列爲賓客奉教入朝領軍朱异見而歎曰若非經國之才孰爲英王之所重乎孝元即位拜使持節散騎常侍益陽縣開國侯母徐氏温良恭儉偏勤齋戒夢香煙五彩輕浮若霧縈迴在懷欲拂去之聞人語曰宿世因緣寄託王道福德自至何以去之又夢吞白鼠因覺體重至於載誕夜現神光棟宇煥然兼輝隣室隣里憶先靈瑞呼爲王道兼用後相復名光道故小立二字眼有重瞳父母藏護不欲人知而人自知之矣至年七歲喜往伽藍諸僧口授普門品初啓一徧即得而父母遇絕不聽數往每存理所誦而惆悵未聞奄忽自然通餘文句後以經驗無所遺失鄉閭嗟異温故知新其若此乎

年十五值孝元之敗家國珍喪親屬流徙歎榮會之難久痛凋離之易及於長沙像前發弘大願誓作沙門荷負正法爲己重任既精誠感通夢彼瑞像飛臨宅庭授金色手從窻隙入三徧摩頂由是深厭家獄思滅苦本但二親恩愛不時聽許雖惟將順而寢哺不安乃刻檀寫像披戴尋經曉夜禮誦念念相續當拜佛時舉身投地悅焉如夢見極高山臨於大海澄渟翁鬱更相顯映山頂有僧招手喚上須臾申臂至于山麓接引令登入一伽藍見所造像在彼殿內夢裏悲泣而陳所願學得三世佛法對千部論師說之無礙不唐世間四事思惠申臂僧舉手指像而復語云汝當居此汝當終此既從寤已方見已身對佛而伏夢中之淚委地成流悲喜交懷精勤逾至後遭二親^{勸十}殄喪丁艱荼毒逮于服訖從兄求去兄曰天已喪我親汝重割我心既孤更離安可忍乎跪而對曰昔梁荆百萬一朝僕妾于時久役江湖之心不能復處碾磊之內欲報恩時德當謀道爲先唐聚何益銘肌

刻骨意不可移時王琳據湘從琳求去琳以陳侯故舊又嘉此志節資給法具深助隨喜年十有八投湘州果願寺沙門法緒而出家焉緒授以十戒導以律儀仍攝以北度請慧曠律師兼通方等故北面事焉後詣大賢山誦法華經無量義經普賢觀經歷涉二旬三部究竟進修方等懺心淨行勤勝相現前見道場廣博妙飾莊嚴而諸經像縱橫紛雜身在高丘足躡繩牀口誦法華手正經像是後心神融淨爽利常日逮受具足律藏精通先世萌動而常樂禪悅快快江東無足可問時有慧思禪師武津人也名高嵩嶺行深伊洛十年常誦七載方等九旬常坐一時圓證希有能有事彰別傳昔在周室預知佛法當禍故背北游南意期衡嶽以希棲適權止光州大蘇山先師遙^{勸十}淪風德如飢渴矣其地乃是陳齊邊境兵刃所衝而能輕於生重於法忽夕死貴朝聞涉險而去初復頂拜思曰昔日靈山同聽法華宿緣所追今復來矣即示普賢道場爲說四安樂行於是昏曉苦到如教

研心于時但勇於求法而貧於資供切栢為香栢盡則繼之以粟卷簾進月月沒則燎之以松息不虛鞋言不妄出經二七日誦至藥王品諸佛同讚是真精進是名真法供養到此一句身心豁然寂而入定持因靜發照了法華若高輝之臨幽谷達諸法相似長風之游太虛將證白師師更開演大張教網法目圓備落景諮詳連環達旦自心所悟及從師受四夜進功功逾百年問一知十何能為喻觀慧無礙禪門不墜宿習開發煥若華敷矣思師歎曰非爾弗證非我莫識所入定者法華三昧前方便也所發持者初旋陀羅尼也縱令文字之師千羣萬眾尋汝之辯不可窮矣於說法人中最為第一時有慧邈禪師行矯常倫辯迷時聽自謂門人曰我所敷弘真師子吼他之所說是野干鳴心眼未開誰不惑者先師正引經文傍宗擊節研覈考問邈則失徵揚簸慧風則糠粃可識淘汰定水故砂礫易明於是迷徒知反問津識濟仍於是夜夢見三層樓閣立其下已坐其上又有

一人攘臂怒目曰何忽邈耶何疑法耶宜當問我先師設難數關賓主往復怒人辭窮理喪結舌亡言因誠之曰除諸法實相餘皆魔事誠已不復見邈及與怒人夕有聞者謂為調竊旦詰思所具陳是相師曰汝觀般若不退品凡幾種行類相貌九十六道經云人若說法神助怖之汝既晝折慢憶夜驅惡黨邪不干正法應爾也思師造金字大品經竟自開玄義命令代講是以智方日月辯類懸河卷舒稱會有理存焉唯有三三昧及三觀智用以諮審餘悉自裁思師手持如意臨席讚曰可謂法付法臣法王無事者也慧曠律師亦來會坐思謂曰老僧嘗聽賢子法耳答云禪師所生非曠之子又曰思亦無功法華力耳代講竟思師誠曰吾久羨南衡恨法無所委汝粗得其門甚適我願吾解不謝汝緣當相揖今以付囑汝汝可秉法逗緣傳燈化物莫作最後斷種人也既奉嚴訓不得扈從衡嶽素聞金陵仁義淵藪試往觀之若法弘其地則不孤付囑仍共法喜等二十七人同至

陳都然上德不德又知音者寡有一老僧厭名法濟即何凱之從叔也自矜禪學倚卧問言有人入定聞攝山地動知僧詮練無常此何禪也答曰邊定不深邪乘闖入若取若說定壞無疑濟驚起謝曰老僧身嘗得此定向靈耀則公說之則所不解說已永失今聞所未聞非直善知法相亦乃懸見他心濟以告凱凱告朝野由是聲馳道俗請益成蹊大忍法師梁陳擅德養道開善不交當世時有義集來會蔣山雖有折角重席忍無所容與先師觀慧縱橫聽者傾耳眾咸彈指合掌皆言聞所未聞忍歎曰此非文疏所出乃是觀機縱辯般若非鈍非利利鈍由緣豐富適時是其利相池深華大鈍可意得慶餘暉之有幸使老疾而忘疲先達稱詠故頌聲溢道于時長干慧辯延入定熙天宮僧見請居佛窟皆欲捨講習禪緣差永恨面而誓曰今身障隔不遂稟承後世弘通必希汲引僕射徐陵德優名重夢其先門曰禪師是吾宿世宗範汝宜一心事之既奉冥訓資敬盡節參不失時

序拜不避泥水若蒙書疏則洗手燒香冠帶三禮屏氣開封對文伏讀句句稱諾若非微妙至德豈使當世文雄屈意如此耶儀同沈君理請住瓦官開法華經題勅一日停朝事羣公畢集金紫光祿王固侍中孔煥尚書毛喜僕射周弘正等朱輪動於路玉珮喧於席俱服戒香同飡法味小莊嚴寺慧榮負才輕誕其日揚眉舞扇扇便墮地雙構巨難難不稱捷合掌歎曰非禪不智今之法座乎法歲法師爾日並坐撫榮背而嘲曰從來義龍今成伏鹿扇既墮地以何遮羞榮答云輕敵失勢猶未可欺也與皇法朗盛弘龍樹更遣高足構難累旬磨鏡轉明措金足色虛往既實而忘反也好勝者懷愧不議而革新斯之謂歟建初寶瓊相逢讓路曰少欲學禪不值名匠長雖有信阻以講說方秋遇賢年又老矣庶因渴仰累世提携白馬警韶定林法歲禪衆智令奉誠法安等皆金陵上匠德居僧首捨指南之位遵北面之禮其四方衿袖萬里來者不惜無貲之軀以希一句之益伏膺至

教食和妙道唯禪唯慧忘寢忘食先師善於將衆調御得所停瓦官八載講大智度論說次第禪門蒙語默之益者畧難稱紀雖動靜合道而能露疵藏寶恩被一切莫知我誰昔浮頭玄高雙弘定慧厥後沈喪單輪隻翼而已逮南嶽挺振至斯爲盛者也陳始興王出鎮洞庭公卿餞送皆迴車瓦官傾捨山積虔拜殷重因而歎曰吾昨夜夢逢強盜今乃表諸輓賊毛繩截骨則憶曳尾泥間仍謝遣門人曰吾聞閻財則應於絃無明是閻也唇舌是弓也心慮如弦音聲如箭長夜虛發無所覺知若益一人心弦則應又法門如鏡方圓如像若緣牽心輓轡無盡若緣杜心自然蹇澀昔南嶽輪下及始濟江東法鏡屢明心絃數應初瓦官四十人共坐二十人得法次年百餘人共坐二十人得法次年二百人共坐減十人得法其後徒衆轉多得法轉少妨我自行化道可知羣賢各隨所安吾欲從吾志蔣山過近非避喧之處聞天台地記稱有仙宮白道猷所見者信矣山賦用比蓬萊孫興

公之言得矣若息緣茲嶺啄峯飲澗展平生之願也陳宣帝有勅留連徐僕射潛涕請住匪從物議直指東川即陳太建七年秋九月初入天台歷游山水弔道林之拱木慶曇光之石龕訪高察之山路漱僧順之雲潭數度石梁屢降南門往蕪淹流未議卜居常宿於石橋見有三人阜幘絳衣有一老僧引之而進曰禪師若欲造寺山下有皇太子寺基捨以仰給因而問曰止如今日草舍尚難當於何時能辦此寺老僧答云今非其時三國成一有大勢力人能起此寺寺若成國則清當呼爲國清寺于時三方鼎峙車書未同雖獲冥期悠悠何日且旋塗出谷見佛隴南峯左右映帶最爲兼美即徘徊留意有定光禪師居山三十載迹晦道明易狎難識有所懸記多皆顯驗其夕乃宿定光之草庵咸聞鐘磬寥亮山谷從微至著起盡成韻問光此聲踈數光舞手長吟曰但聞鳴槌集僧是得住之相憶親招手相引時不餘人莫解其言仍於光所住之北峯創立伽藍樹植松巢引流遶

砌瞻望寺所全如昔夢無毫差也寺北別峯呼爲華頂登眺不見羣山暄涼永異餘處先師捨衆獨往頭陀忽於後夜大風拔木雷震動山魑魅千羣一形百狀或頭戴龍虺或口出星火形如黑雲聲如霹靂倏忽轉變不可稱計圖畫所寫降魔變等蓋少小耳可畏之相復過於是而能安心湛然空寂逼迫之境自然散失又作父母師僧之形乍枕乍抱悲咽流涕但深念實相體達本無憂苦之相尋復消滅強輒二緣所不能動明星出時神僧現曰制敵勝怨乃可爲勇能過斯難無如汝者旣安慰已復爲說法說法之辭可以意得不可以文載當於語下隨句明了披雲飲泉水日非喻即便問曰大聖是何法門當云何學云何弘宣答此名一實諦學之以般若宣之以大悲從今已後若自兼人吾皆影響頭陀旣竟旋歸佛隴風煙山水外足忘憂妙慧深禪內充愉樂然佛隴艱阻舟車不至年旣失稔僧衆隨緣師共慧綽種苜拾橡安貧無感俄而陳宣帝詔云禪師佛法雄傑時匠所

宗訓兼道俗國之望也宜割始豐縣調以充衆費蠲兩戶民用給薪水衆因更聚亦不爲欣有陳郡袁子雄奔林百里又新野庾崇斂民三課兩人登山值講淨名遂齋戒連辰專心聽法雄見堂前有山瑠璃映徹山陰曲澗琳瑯布底跨以虹橋填以寶飾梵僧數十皆手擎香爐從山而出登橋入堂威儀溢目香煙徹鼻雄以告崇崇稱不見並席天乖其在此矣雄因發心改造講堂此事非遠堂今尚在但天台基壓巨海黎民漁捕爲業爲梁者斷谿爲窟者藩海秋水一漲巨細填梁晝夜二潮嗷嗷滿窟髓骨成岳蠅蛆若雷非但水陸可悲亦痛舟人濫殞先師爲此而運普悲自捨身衣并諸勸助贖窟一所永爲放生之池于時計詔臨郡請講金光明經濟物無偏寶冥出窟以慈修身見者歡喜以慈修口聞聲發心善誘殷勤導達因果合境漁人改惡從善好生去殺湍潮綿亘三百餘里江谿窟梁合六十三所同時永捨俱成法池一日所濟巨億萬數何止十千而已哉方舟江上講

流水品又散粳糧爲財法二施船出海口望芙蓉山聳峭叢起若紅蓮之始開橫石孤垂似芙蓉之將落師云昔夢游海畔正似於此沙門慧承郡守錢玄智皆著書嗟詠文繁不載詔後還都別坐餘事因繫廷尉臨當伏法遙想先師願申一救其夜夢羣魚巨億不可稱計皆吐沫濡謂明且降勅特原詔罪當於午時忽起瑞雲黃紫赤白狀如月暈凝於虛空遙蓋寺頂又黃雀羣飛翔動嘈囀棲集簷宇半日方去師云江魚化爲黃雀來此謝恩耳師遣門人慧拔金陵表聞降陳宣帝勅云嚴禁采捕永爲放生之池陳東宮問徐陵曰天台功德誰爲製碑答云願神筆王著會宣帝崩不復得就勅國子祭酒徐孝克以樹高碑碑今在山覽者墮淚陳文皇太子永陽王出撫甌越累信殷勤仍赴禹穴躬行方等眷屬同稟淨戒晝夜講說夜習坐禪先師謂門人智越云吾欲勸王修福禳禍可乎越對云府僚無舊必稱寒熱師云息世譏嫌亦復爲善王後出游墜馬將絕越乃感悔憂愧若傷

先師躬自帥衆作觀音懺法整心專志王覺小醒凭机而坐王見一梵僧擊香爐直進問王曰疾勢何如王汗流無答僧乃遶王一市香氣徘徊右旋即覺搭然痛惱都釋戒慧先染其心靈驗次悅其目不欲生信詎可得乎其願文云仰惟天台闍黎德侔安遠道邁光猷遐邇傾心振錫雲聚紹像法之將墜以救昏蒙顯慧日之重光用拯澆俗加以游浪法門貫通禪苑有爲之結已離無生之忍現前弟子颺颺業風沈淪愛水雖食法喜弗祛蒙蔽之心徒仰禪悅終懷散動之慮日輪馳驚羲和之轡不停月鏡迴軒嫦娥之影難駐有離有會歎息奚言愛法敬法潺湲無已願生生世世值天台闍黎恒修供養如智積奉智勝如來若藥王觀雷音正覺安養兜率俱蕩一乘先師雖復懷寶窮岫聲振都邑藏形幽壑德慧昭彰陳少主顧問羣臣釋門誰爲名勝徐陵對曰瓦官禪師德邁風霜禪鑑淵海昔遠游京邑羣賢所宗今高步天台法雲東靄永陽王北面親承願陛下詔之還都弘法

使道俗咸荷陳主初遣傳宣左右趙君卿再遣主書朱雷三傳遣詔四遣道人法昇皆帝自手書悉稱疾不當陳主遂仗三使更勅州敦請永陽王諫曰主上虛已朝廷思敬一言利益則四生有賴若高讓深山則慈悲有隔弟子微弱尚賜迂屈不赴臺旨將何自安答曰自省無德出處又幽過則身當豈令枉濫業緣如水隆去窳留志不可滿任之而已仍出金陵路逢兩使初遣應勅左右黃吉寶次遣主書陳建宗延上東堂四事供養禮遇殷勤立禪衆於靈耀開釋論於太極又講仁王般若百座居左五等在右陳主親聽法僧正慧暉僧都慧曠長干慧辯皆奉勅激揚難似冬冰峨峨共結解猶夏日赫赫能消天子欣然百僚盡敬講竟慧暉擊香爐賀席曰國十餘齋身當四講分文析理謂得其門今日出星收見巧知陋由來諍競不止即座肅穆有餘七夜恬靜千枝華耀皆法王之力也陳主於廣德殿謝云非但佛法仰委亦願示諸不違陳世所檢僧尼無貫者萬人朝議策經

不合者休道先師諫曰調達日誦萬言不免地獄樂特誦一行偈獲羅漢果篤論唯道豈關多誦陳主大悅即停搜揀然居靈耀過爲褊隘更求閑靜立衆安禪忽夢一人翼從嚴整稱名冠達請住三橋師云冠達梁武法名三橋豈非光宅勅十遂移居之其年四月陳主幸寺捨身大施又講仁王般若敘經纒訖陳主於大衆內起禮三拜俯仰殷勤以彰敬重太子已下並託舟航咸宗戒範以崇津導先師虛已亡受能安寵辱故澹無驚喜皇太子請戒文云淵和南仰惟化導無方隨機濟物衛護國土汲引人天照燭光耀託迹師友比丘入夢符契之像久彰和尚來儀高座之德斯秉是以翹心十地渴仰四依大小二乘內外兩教尊師重道由來尚矣伏希俯提從其所請世世結緣遂其本願日夜增長今二月五日於崇正殿設千僧法會奉請爲菩薩戒師謹遣主書劉璿奉迎云于時傳香在手而臉下垂淚旣字爲善萌反言成晚後大隋吞陳方悟前旨金陵旣敗策杖荆湘路次益城忽

夢老僧曰陶侃瑞像敬屈守護於是往憇匡山見惠遠圖像驗鴈門法師之靈也俄而潯陽反叛寺宇焚燒獨有茲山全無侵擾護像之功其在此矣秦孝王聞風延屈先師對使而言雖欲相見終恐緣差既而王人催促迫不得止將欲解纜忽值大風累旬之間妖賊卒起水陸壅隔遂不成行至尊昔管淮海萬里廓清慕義崇賢歸身如舍遣使招引束鉢赴期師云我與大王深有因緣順水背風不日而至菩薩律儀即從稟受先師初陳寡德次讓名僧後舉同學三辭不免仍求四願一雖好學禪行不稱法年既西夕遂守繩牀撫臆論心假名而已吹嘘在彼惡聞過實願勿以禪法見欺二生在邊表長逢離亂身聞庠序口拙暄涼方外虛玄久非其分域間擗節一無可取雖欲自慎終恐樸直忤人願不責其規矩三微欲傳燈以報法恩若身當戒範應重去就去就若重傳燈則闕去就若輕則來嫌請避嫌安身未若通法願許為法勿嫌輕重四三十餘年水石之間因以成性今王

塗既一佛法再興謬承人汎沐此恩化內竭朽力仰酬外護若丘壑念起願放其飲啄以卒殘生許此四心乃赴優旨大王方希淨戒故妙願唯諾請戒文曰弟子基承積善生在皇家庭訓早趨彝教夙漸福履攸臻妙機須悟恥崎嶇於小徑希優游於大乘笑止息於化城誓舟航於彼岸開士萬行戒善為先菩薩十受專持最上喻造宮室必先基址徒架虛空終不能成孔老釋門咸資鑄鑄不有軌儀孰將安仰誠復能仁本為和尚文殊冥作閻黎而必藉人師顯傳聖授自近之遠感而遂通波崙罄髓於無竭善財忘身於法界經有明文非從臆說深信佛語幸遵明導禪師佛法龍象戒珠圓淨定水淵澄因靜發慧安無礙辯先物後已謙挹成風名稱遠聞眾所知識弟子所以虔誠遙注命楫遠延每畏緣差值諸留難亦既至止心路豁然及披雲霧即消煩惱以今開皇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於總管金城殿設千僧會敬屈授菩薩戒戒名為孝亦名制止方便智度歸宗奉極以

此勝福奉資至尊皇后作大莊嚴同如來慈普諸佛愛等視四生猶如一子師云大王紆遵聖禁名曰總持王曰大師傳佛法燈稱為智者所獲檀觀各六十種一時迴施悲敬兩田使福德增多以資家國香火事訖汎舸衡岷大王麾駕貴州臨江奉送供給隆重轉倍於前既值便風朝發夕還而渚宮道俗延頸俟望扶老携幼相趨戒場垂黑戴白雲屯講座聽眾五千餘人旋鄉答地荆襄未聞既慧日已明福庭將建於當陽縣玉泉山而立精舍蒙勅賜額號為一音重改為玉泉其地本來荒險神獸蛇暴諺云三毒之藪踐者寒心創寺其間決無憂慮是春夏旱百姓咸謂神怒故智者躬至泉源滅此邪見口自呪願手又搗畧隨所指處重雲變巖籠山而來長虹煥爛從泉而起風雨衝溢歌詠滿路荆州總管上柱國宜陽公王積到山禮拜戰汗不安出而言曰積屢經軍陣臨危更勇未嘗怖懼頓如今日其年王使奉迎荆人遠觀向方遙禮臨岐望絕既而重履江淮道俗再馳欣戴

大王尸波羅蜜先到彼岸智波羅蜜今從稟
受請文云弟子多幸謬稟師資無量劫來悉
憑開悟色心無作昔年度受身雖踈漏心護
明珠定品禪枝併散歸靜荷國鎮藩爲臣爲
子豈藉四緣能入三昧電光斷結其類實多
慧解脫人厥朋不少即日欲伏膺智斷率先
名教永汎法流兼用治國未知底滯可開化
不師嚴道專可降意不宿世根淺可發萌不
菩薩應機可逗時不書云人生在三事之如
一況譚釋典而不從師今之慊言備歷素欵
成就事重請棄飾辭答曰謬承人汎擬迹師
資顧此膚踈以非時許況隆高命彌匪克當
徒欲沈吟必乖深寄重請云學貴承師事推
物論歷求法界措心有在仰惟宿植善根非
一生得初乃由學俄逢聖境南嶽記荊說法
第一無以仰過照禪師來具述斯事于時心
喜以域寸誠智者昔入陳朝彼國明試瓦官
大集衆論鋒起榮公強口先被折角兩瓊繼
軌纔獲交綏忍師讚歎嗟唱希有弟子仰延
之始屈登無畏釋難如流親所聞見衆咸瞻

仰承前荆楚莫不歸伏非禪不智驗乎金口
比聞名僧所說智者融會甚有階差譬若羣
流歸于大海此之包舉始得佛意唯願未得
令得未度令度樂說不窮法施無盡復使柳
顧言稽首虔拜云智者頻辭不免乃著淨名
經疏河東柳顧言東海徐陵並才華族胄應
奉文義緘封寶藏王躬受持今王入朝辭歸
東嶺吳民越俗掃巷洵溝沿道令牧播華交
候寺舊所荒廢凡一十二載人蹤久斷竹樹
成林還屆半山忽見沙門眉髮皓然秉錫當
路衆共咸覩行次漸近逡巡韜祕聖猶尚候
況人情乎智者雅好泉石負杖閑游若吟歎
曰雖在人間弗忘山野幽幽深谷愉愉靜夜
澄神自照豈不樂哉後時一夜皎月映牀獨
坐說法連綿良久如人問難侍者智晞明旦
啓曰未審昨夜見何因緣答曰吾初夢大風
忽起吹壞寶塔次梵僧謂我云機緣如薪照
用如火傍助如風三種備矣化道即行華頂
之夜許相影響機用將盡傍助亦息故來相
告耳又見南嶽師共喜禪師令吾說法即自

念言餘法名義皆曉自裁唯三觀三智最初
面受而便說說竟謂我云他方華整相望甚
久緣必應往吾等相送吾拜稱諾此死相現
也吾憶小時之夢當終此地所以每欣歸山
今奉冥告勢當不久死後安厝西南峯所指
之地累石周屍植松覆坎立二白塔使人見
者發菩提心又經少時語弟子云商行寄金
醫去留藥吾雖不敏狂子可悲仍口授觀心
論隨語疏成不加點潤論在別本其冬十月
皇上歸蕃遣行參高孝信入山奉迎因散什
物用施貧無標杙山下處擬殿堂又畫作寺
圖以爲式樣誠囑僧衆如此基陛儼我目前
棟宇成就在我死後我必不覩汝等見之後
若造寺一依此法弟子疑曰此處山澗險峙
有何緣力能得成寺答云此非小緣乃是王
家所辦合衆同聞互相推測或言是姓王之
王或言是天王之王或言是國王之王喧喧
成論竟不能決今事已驗方知先旨乃說帝
王之王標寺基已隨信出山行至石城乃云
有疾謂智越云大王欲使吾來吾不負言而

來也吾知命在此故不須進前也石城是天
台西門大佛是當來靈像處所既好宜最後
用心衣鉢道具分爲兩分一分奉彌勒一分
充羯磨語已右脇西向而卧專稱彌陀般若
觀音奉請進藥即云藥能遣病留殘年乎病
不與身合藥何能遣年不與心合藥何所留
智晞往日復何所聞觀心論中復何所道紛
紜醫藥擾累於他又請進齋飯報云非但步
影爲齋能無緣無觀即真齋也吾生勞毒器
死悅休歸世相如是不足多歎即口授遺書
并手書四十六字蓮華香爐犀角如意留別
大王願芳香不窮永保如意書具別本封竟
索三衣鉢命淨掃洒唱二部經爲最後聞思
聽法華竟讚云法門父母慧解由生本迹曠
大微妙難測四十餘年蘊之知誰可與唯獨
明了餘人所不見輟斤絕絃於今日矣聽無
量壽竟讚曰四十八願莊嚴淨土華池寶樹
易往無人火車相現能改悔者尚復往生况
戒慧熏修行道力故實不唐捐梵音聲相實
不誑人當唱經時吳州侍官張達等伴五人

自見大佛倍大石尊光明滿山直入房內諸
僧或得瑞夢或見奇相雖復異處而同是此
時唱經竟索香湯漱口說十如四不生十法
界三觀四無量心四悉檀四諦十二因緣六
波羅蜜一一法門攝一切法皆能通心到清
涼池若能於病患境達諸法門者即二十五
人百金可寄今我最後策觀談玄最後善寂
吾今當入智朗請云伏願慈留賜釋餘疑不
審何位歿此何生誰可宗仰報曰汝等懶種
善根問他功德如盲問乳蹶者訪路告實何
益由諸慵悞故喜怒呵讚既不自省倒見譏
嫌吾今不久當爲此輩破除疑謗觀心論已
解今更報汝吾不領衆必淨六根爲他損已
只是五品位耳汝問何生者吾諸師友侍從
觀音皆來迎我問誰可宗仰豈不曾聞波羅
提木又是汝之師吾常說四種三昧是汝明
導教汝捨重擔教汝降三毒教汝治四大教
汝解業縛教汝破魔軍教汝調禪味教汝折
慢幢教汝遠邪濟教汝出無爲坑教汝離大
悲難唯此大師能作依止我與汝等因法相

遇以法爲親傳習佛燈是爲眷屬若不能者
傳習魔燈非吾徒也誠維那曰人命將終聞
鐘磬聲增其正念唯長唯久氣盡爲期云何
身冷方復響磬世間哭泣著服皆不應爲言
訖加趺唱三寶名如入三昧以大隋開皇十
七年歲次丁巳十一月二十四日未時入滅
春秋六十僧夏四十至于子時頂上猶煖雖
復不許哀號門人哽戀心沒憂海不能自喻
日隱舟沈永無憑仰加趺安坐在外十日道
俗奔赴燒香散華號繞泣拜過十日已殮入
禪龕之內則流汗徧身綿帛掩拭沾濡若浣
既而歸佛隴而連雨不休弟子呪願願賜成
神纔動泥洹之舉應手雲開風噪松悲泉奔
水咽道俗弟子侍從靈儀還遺囑之地龕墳
雖掩妙迹常通謹書十條繼于狀末

其勅昔在蕃寅覽別書感對潛塞向淨名疏
而呪願曰昔親奉師顏未敢咨決今承遺旨
何由可悟若尋文生解願示神通夜仍感夢
羣僧集閣王自說義釋難如流見智者飛空
而至瀉七寶珊瑚於閣內還更飛去王後答

遺旨文并功德疏慰山衆文並在別本送經一藏銅鐘二口香播委積衣物豐華王人降寺歲月相望每至忌辰結齋不絕司馬王弘依圖造寺山寺秀麗方之釋宮創寺已後即登春坊故知皇太子寺基此瑞驗矣王家造寺斯又驗矣三國成一斯又驗矣寺名國清此又驗矣靈瑞殷勤聯翩四驗古今可以爲例焉

其朱方天香寺沙門慧延彼土名達昔游光宅早沾法潤忽聞遷化感咽彌辰奉慕尊靈爲生何處因寫法華經以期冥示潛思累旬夢見觀音高七層塔火焰赫奕過經所稱智者身從觀音從西來至延夢裏作禮乃謂延曰疑心遣否延密懷此相口未曾言後見灌頂始知臨終觀音引導事驗懸契欣嗟無已

其土人馬紹宗居貧好施刈稻百束以供寺僧執役疲勞身如有疾心作是念我由施故而感斯患未測幽冥當有報否因極寢卧夢見智者加趺坐一牀燒香如霧安慰紹宗汝家貧好施何疑無福種種勸喻辭繁不載爾

夜宗兄及宗妻母三人共夢晨朝各說異口同言香氣盈家經日不歇宗親感歎冥聖不遙

其開皇十八年四月十六日佛隴僧衆方就坐禪師現常形進堂按行上座道修良久瞻奉其年十月十八日有海州連水縣人丘彪晝發誓於龕夜見僧排戶彪即起禮拜云勿拜安隱無慮也遶寺一匝彪隨後奉尋出門數步奄然便失當其月十二日有海州沐陽縣人房伯奴衛伯玉於智者舊室而見其形狀事相如在

其開皇十九年十一月六日土人張造年邁脚蹶曳疾登龕拜曰早蒙香火願來世度脫仍聞龕內應聲又聞彈指造再請云若是冥力重賜神異即復如初造泣而拜戀慕忘返

其仁壽元年正月十九日永嘉縣僧法曉生聞勝德歿傳妙瑞悔不早親追恨疚心故來墳所旋于巾禮千拜於昏夕間龕戶自開光明流出照諸樹木枝葉炳然合寺奔馳所共瞻禮

其仁壽二年八月十三日沂州臨沂縣人孫抱長午前於龕所奉見信心殷重後限滿被替獨到龕所辭別洒淚向僧說如此

其大業元年二月二十日土人張子達母俞氏年登九十患一脚短凡十八年自悲已老到墳奉別設齋專至即覺短脚還申行步平正宛如少時此嫗悲喜見人即述遥禮天台以爲常則

其荊州弟子法偃於江都造智者影像還至江津像身流汗拭已更出道俗瞻禮如平生汗痕尚在

其荊州玉泉寺造石碑未得鐫刻智者像至而碑上自然生脉成文曰天地玄用出生或有磨刮其辭彌亮一境觀讀三日方失智者弘法三十餘年不畜章疏安無礙辯契理符文挺生天智世間所伏有大機感乃爲著文奉勅撰淨名經疏至佛道品爲二十八卷覺意三昧一卷六妙門一卷法界次第章門三百科始著六十科爲三卷小止觀一卷法華三昧行法一卷又常在高座云若說次

隋天台智者大師別傳

校勘記

- 一 底本、清藏本。
- 一 二二〇頁上一四行第三字「棟」，
徑作「揀」。
- 一 二二一頁中七行第一二字「懂」，
徑作「幢」。
- 一 二二一頁中一一行「諮審」，
徑作「諮審」。
- 一 二二二頁上七行第一六字「才」。
徑作「水」。
- 一 二二二頁中一〇行第六字「財」，
徑作「射」。
- 一 二二二頁中一一行第六字「如」，
徑作「於」。
- 一 二二二頁下一九行第二字「憶」，
徑作「臆」。
- 一 二二四頁中末行第二字「逮」，
徑作「逮」。
- 一 二二五頁下九行「五千」，
徑作「五十」。
- 一 二二五頁下一五行「黻黻」，
徑作「黻黻」。
- 一 二二六頁中六行第四字「束」，
徑作「束」。
- 一 二二七頁中一九行首字「慢」，
徑作「漫」。
- 一 二二九頁下三行「別傳」，
徑作「別傳終」。